

老爸的孵蛋行

窗邊的電話響起，「你們有替人孵蛋嗎？」

「現在沒有了。」我說。

掛上荒謬的電話後，正要喚回在後院澆菜的老爸接聽，驚覺他重回板模的老本行許久，家裡不替人孵蛋已經是小四升小五的事，而我現在都是個大學生了。

原本，家裡有輛休旅車，老爸最遠只載我們到鄰近的鐵砧山玩，然後早早回家養雞。後來缺錢，他以休旅車耗油量兇、稅金重為由賤賣出去，那年換老媽騎機車載我和妹妹走春，行程依舊是鐵砧山，然後還是早早回家準備午飯。

老爸還算有錢的時候，喜歡養東養西，在一條龍式的住家前加建一間鐵皮屋，裡頭養過紅龍魚，養過大車小車，後來賣掉大車，小貨車停出屋外，買進孵蛋機，堆滿飼料，擺放雞籠、蛋架、紙箱。後院的空地也請人裝上鐵柵欄，待露天養殖場完工，竟毅然決然辭去板模工作專心養起禽鳥。雞舍旁的玉蘭花樹下，也養隻土狗。這樣場景讓人不合時宜聯想到「雞犬不寧」。很吵。

「你們有替人孵蛋嗎？」似乎不是我那時最常接到的電話，多是「妳爸在家嗎？」開門見山式問句。老爸總是待在後院，找他的的人都要稍候。當時已經在養肉鵝，幾十隻的肉鵝沙啞地吵，老爸無從聽見我從屋內喚他接聽的聲音，總得要親自跑到後院，經過雞舍、鴨寮，穿過火雞區，火雞區之後還有金雞銀雞區，總算在鵝寮旁的鄰田邊找到老爸。鵝群怕生人，每每我的飛奔，牠們便集體「嘶、嘶」嚷著，一齊退躲在鵝寮的最深處。「把拔！把拔！電話。」此刻在田邊彎身撿福壽螺的老爸停止動作，匆匆奔回屋內。

老爸脫去腳上的塑膠鞋，怕給人家等太久，索性連藍白拖也不換就直接進屋接聽，我曾經學他赤腳，但被老媽制止，說老爸腳底有厚繭是「真皮鞋」，而我是裸足，腳丫子容易變醜。

孵蛋行沒開在街上，在四周環田的住家處，客源來自於老爸的老友以及有緣人（有緣撞見街頭廣告看板的人），所以家裡偶有陌生人捧著一盒蛋來孵，多數人是孵好玩的，連路邊撿到的三顆鳥蛋也拿來孵，還有人拿顆綠色巨蛋來，以為會孵出恐龍結果只是鴛鳥。

我很少進去孵蛋行，除了怕那裡出沒的老鼠，還有怕客人，或許是曾被無禮的客人說皮膚黑，躲在桌下放聲大哭被人發現的窘境，抑或是在學校上過菸害防治，看到家裡天花板被陳年二手菸染成的深茶色，久而久之對客人這種生物心生反感，一見生人拔腿就逃。

客人將蛋拿來後就走，看板上雖寫著「每週一孵蛋」，但印象中老爸沒有特別遵守原則，三兩天便整理著蛋，拿著會發光的木槌在蛋身前狀似要敲不敲，嘴裡唸著「有形」、「無形」，接著從孵蛋機中抽出架子，一排一排塞滿蛋送入孵化程序，老爸他有一桶厚薄不一的衛生紙團，可重複利用，若是填充不滿便用衛生紙團塞上。他在孵蛋機外壁上用奇異筆註記客戶姓名和孵化日期，待他知道有個東西叫做白板後，買來用不了多久就送我，因為收攤的緣故。

等待孵化的期間，他又在後院裡忙著，他的日常很簡單，撿蛋、撿福壽螺給

鴨加菜、餵食、清排泄物、孵蛋、看電視，找朋友聊天……行程無一定的先後順序地循環播放，度年如日。

家裡出產的蛋品質很優，不僅黃白分明，而且蛋黃密實，很可能是老爸在飼料上「落重本」的原因。我們不愁沒蛋吃的窘境，因為老爸常從後院撿回一桶蛋給老媽洗淨，但老爸不諳行銷，蛋是乏人問津，索性叫我用塑膠袋打包送給鄰居加菜，我總不肯，彼時與鄰居小蕙吵架了，她甚至在冷戰前揚言要把我送去的蛋摔破。不知何時，人情脆弱如蛋，沒人敢再接受我們家的蛋，暗示著滯銷帶來的經濟壓力，正在缺錢，還好後來老媽到外頭打工送給同事才稍減囤貨壓力。

送蛋來孵的客人約莫一個月回來，孵化時間依蛋形大小、外殼厚薄作增減。孵蛋行的屋頂上雖有通風球，但依舊悶熱，感覺人也被孵著，只是孵化期不明，距離脫殼而出的日子還很漫長似的。趁著鐵捲門上拉一米不到的高度，無聊的我便溜進去，運氣好的話能透著孵蛋機的小窗，看見新生的黃毛鴨頭睜不開眼的模樣，一身參差不齊的亂毛，跟初生人類一樣皺巴巴不甚討喜。有時候客人不會如期領回孵化後的牠們，老爸還得為牠們設個空籠，上頭掛好燈泡充當保溫箱，備好茶水、美味飼料暫時領養，待客人登門，也只收孵蛋一顆十元的費用，向來是入不「孵」出的生活。

也不是登門的客人都給我們錢賺，那些無聊的老男人呀，整日待在我們客廳吞雲吐霧，邀著老爸簽牌，畢竟來者是客就要沖茶款待，上好茶葉也是捧朋友的場買的，看那茶越沖越淡，老媽對生活的迷茫就越發濃厚。自老爸入行以來年年虧本，積欠一身賭債，把牌簽輸或許才是老爸的主業。所幸，還有些好客人，不僅會買跟我們買雞鴨鵝，甚至帶些禮物。我記得有對年輕夫婦總會帶零嘴給我，他們襁褓中的嬰兒偏愛吸吮我的小手，非常可愛。還有個阿伯，兩個女兒嫁人，就常把女孩子的玩意兒送給我，像我第一隻芭比娃娃就是他送的，雖然是很廉價的那種。

家裡又孵出小生命，向飼料行添購飼料的頻率越發頻繁。剛出爐的小雞小鴨送進保溫區，牠們冬夜裡簇擁著小燈泡取暖，你推我擠，只為靠近光亮一些不想被凍死。牆上光影閃動，搖搖欲墜似。日子晃呀晃，牠們毛羽長齊足以適應戶外的溫度，然後日漸肥美，我們卻盼不到買走牠們的客人，真可惜，人們總是一再錯過肉質最鮮嫩的時候。

之後，家裡增設新的服務品項—替人屠宰雞鴨鵝，只要有人上午訂貨，下午必能取貨。彼時老爸攬著絕命鐵鉤進到雞舍，雞民們無一不是為了活命的眾生相，逃的逃，躲的躲，倒楣的就要被捉進狹窄生鏽的雞籠裡，眼睜睜瞧著同類的脖子被老媽劃上一刀，比雞冠還要艷麗的紅滴染在一盤白米上，直到血流光昏昏死去後被抓去浸熱水軟化羽毛，再丟入脫毛機脫毛，內臟交由人工處理。完了以後換下一隻，這隻雞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命運是何等淒慘，異常兇猛掙扎。

之於妹妹淡然拔著雞毛，我則是閃得老遠，她對生命殘忍，我的邪惡便是偷錢。知道老爸習慣將銅板放在孵蛋機上頭，鈔票才會塞在自己口袋，他整理零錢和整理蛋一樣，都有個特製的塑膠架，我為了買漂亮的筆記本，偷摸走幾個十元

應該不為過。但事後想到那是大家忙了大半天才進帳的血汗錢，我就內疚，知道還不了錢，遂把筆記本撕下，泡水揉爛充當飼料。不料我的誠心悔過卻換來雞啄傷手指的不領情。

●
小學最討厭填聯絡簿的家庭資料，對老爸老媽職業不清楚，連他們也說不出個精準名詞來，於是我寫「老闆」和「員工」。家庭資料除了職業不會填外，再來就是「寵物」一欄，聽說有個客人買了一隻鵝，百般呵護，甚至讓鵝睡他房間，堪比寵物，哪像老爸，任憑一隻鴨在另一隻鴨身上肚破腸流也不聞問。我在寵物那欄填上我家所有豢養的動物，結果被老師打叉就算了，還當全班的面嘲笑我不懂寵物的定義，全部只有狗合格。但嚴格來說狗也不算寵物，家裡沒有遛狗習慣，牠長年困在玉蘭花樹下，只能在方圓一米處活動，歷經幾次脫逃失敗，再次成功逃走卻是被人發現誤食農藥死在菜園裡。牠如願得到永生的自由。

入行將近十年，主打「孵蛋」特色不斷走味，起初幫人孵一顆蛋二十元不到，卻要在一個月後收款，期間消耗大量的電費，中途賣起雞鴨鵝，後期替人屠宰，若不是老媽在外打工償還債務，實在難養老爸當初一時興起的孵蛋夢、與禽鳥為伍的天真想法。

老爸從朋友那裡捧來八哥幼鳥，幼鳥嗷嗷待哺模樣惹人憐愛，知道我興趣缺缺，便只喚妹妹過來把飼料和水餵著玩，那些看似永遠不飽的幼鳥總讓我想起菜市場一個枯瘦老翁也在賣八哥幼鳥，手中的飼料將被吃罄，幼鳥還不打算長大，也沒人想買走牠們。遂又憶起老媽總在我耳邊的叮嚀：「認真念書長大才能養飽自己，不要當個啃老族。」

我莫名其妙被送去補兒童美語，我頂排斥去上課，因為那些小朋友起碼大上我兩個年級，我像極剛長好羽毛被送去成鵝區的小鵝適應環境，怕生又格格不入的，沒人找我玩。老媽知道後，在每次的補習前替我打扮，要我穿件蓬蓬裙配著內搭褲，腳上踩著漆皮鞋，執意要我看起來像個千金小姐，深怕我是因為坐上老爸的老舊貨車上課才被人瞧不起，殊不知小朋友都穿著便服拖鞋來上課，只有我像要去吃喜酒的突兀，偏偏遇上大雨，雨水跑進漆皮鞋內，當場雖如願醒人耳目，卻成了最掉漆的人。

老媽終於受不住這樣的生活，每每打來的電話盡是催人繳帳的，成天被孵蛋行的赤字、老爸的賭債、養家的開銷搞得心煩，且身體毛病不斷，朋友歸咎於她宰殺那些鳥禽惹來冤親債主的討債，再這樣下去，日子只會越發難過，她看老爸也孵不出大富大貴的日子來，想想還是關門大吉。先從不幫人屠殺雞鴨鵝開始，慢慢賤賣掉後院中的鳥禽，最終保留一小區的鴨舍即可。後院那塊土地現在成了自家菜園，不知道是否長年接受鴨屎鵝糞的洗禮，比別人家肥沃，種出來的菜比別人家鮮甜。前陣子老爸又迷上種花，買來一堆花來種，把種花當成種菜的概念，佈置毫無美感可言，所幸老爸这回沒說要開花店之類的。

下班之後，老爸依舊在後院忙碌著，这回他的閒情雅致終於不用被現實世界的來電打斷。他說他想要把鐵皮屋重整成他的專屬客廳（吸菸室），如此一來，他

就不會聽到我對他二手菸很臭的碎念。孵蛋機的理想下落是給人收購，價格好談，但擱置半年，仍不見有緣人，連贈送也沒人要，人們嫌其體積龐大，老爸只好拆解它們，將零件搬到後院專燒東西的角落解決。「爸！你在幹嘛？」語帶挽留。「燒啊！反正沒人要。」他倒一派輕鬆。

眼看大火漸漸佈滿孵蛋機發黃的面板。從前孵蛋機替人孵蛋，想不到自身也能被高溫孵化著，此時沒有任何鳥禽能比它們更像鳳凰，散落的灰燼就像歲月剝落的羽翼。我和老爸不發一語，靜靜看著它們燃燒殆盡，他點著一支菸吸，幽幽吐出的白煙在不斷竄升濃黑的煙霧旁，何其微不足道。好像沒有掉淚或挽回的必要，燒完過後，煩惱或許就能少一些。

外頭孵蛋行的廣告老爸也懶得拆了，任憑其在外流浪，以致於多年過後還有陌生人問候著孵蛋行的事，讓人不禁想起那段雞飛狗跳的鳥日子。我是該向那些荒謬的電話道謝，長大後才發現若非因為那些電話讓我殷殷喊著老爸，父女倆之間其實無所聯繫。

看著遠方卵黃般的夕陽，突然覺得日子變得簡單，簡單的像鴨舍只剩一隻老母鴨，被我們像寵物一般養著，幸運的話能撿到她剛下的蛋，能看到老爸剛好下班後正在專心澆菜的身影……。